

桂北壮语清鼻音和清边音来源与演变*

李锦芳 卢奋长

[提要] 新近调查发现桂北地区一些壮语点存在浊鼻、边音和清鼻、边音对立，这在壮语所属的侗台语族台语支现代语言中绝无仅有。壮语清鼻音和清边音系存古现象，出现在单数调，有地域、年龄、性别和职业差异，目前正趋向消失，其过程为先经历变为先喉塞鼻、边音的阶段，后并入浊鼻音和浊边音。

[关键词] 壮语 清鼻音 清边音 演变

人类语言中鼻音、边音多以浊音为常态。现代侗台语中侗水语支、仡央语支都存在与浊鼻、边音对立的清鼻、边音，一般认为台语支（亦称壮傣语支）和黎语支没有这类清音。韦名应（2011）首次报道归属壮语北部方言连山土语（该土语从红水河土语中划出）的桂东北贺州市平桂区鹅塘镇芦岗村壮语有清鼻、边音声母，打破了之前学界认为壮语等台语支语言没有这类清音声母的看法。2022年，何霜、卢奋长开展广西民宗委民族语言资源课题调查，发现属北部方言桂北土语的广西桂林市临桂区茶洞镇登云村壮语也存在清鼻、边音。2023年7月，我们对登云壮语和芦岗壮语开展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使用者的调查，通过语音实验手段进一步证实这两个壮语点存在清鼻、边音^①。目前，在远离壮语集中分布地区的桂北地区（包括桂东北）仅发现了这两个存在清鼻、边音的语言点，周围乡镇、县区的壮语点我们也作了比较全面的调查了解，未发现有清鼻、边音。本文就桂北地区壮语清鼻音和清边音的语音特征、内部差异及其来源、发展演变进行分析，从一个方面丰富侗台语言的描写研究，促进侗台语历史研究的发展。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研究团队项目“濒危仡央语支的深度调查与语言文化资源数字化（22VJXT012）”的阶段性成果。文中语料除作者调查的登云壮语、芦岗壮语、民安壮语、珍垌壮语以及韦名应教授提供的芦岗壮语材料之外，其他来源主要包括：Li (1977)，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 (1985)，梁敏、张均如 (1996)，张均如等 (1999)，李锦芳等 (2006)，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08)，以及李锦芳团队建立的“仡央语言数据库”。

发音人情况说明：登云、芦岗壮语的主要调查对象包括老年、青年两组，共9人：1) 黄某吉，男，1963年生，高中，农民；2) 黄某艳，女，1991年生，高中，农民；3) 黄某辉，男，1996年生，大专，土木建筑师；4) 韦某森，男，1930年生，小学，农民；5) 韦某林，男，1941年生，小学，农民；6) 韦某安，男，1945年生，初中，退休教师；7) 韦某军，男，1951年生，初中，农民；8) 韦某球，女，1991年生，本科，事业单位员工；9) 韦某，男，1989年生，中专，农民。年龄：老年组（60—82岁），青年组（27—34岁）；性别：男性7人，女性2人；职业：农民6人，退休教师1人，其他2人；文化程度：小学2人，初中2人，高中及中专3人，大专以上2人。其中，前三人为登云壮语发音人；后六人为芦岗壮语发音人，芦岗壮语老年男发音人（即4—7）序号按年龄大小顺序排列（老年男1—4），老年男1（即序号4）的录音材料由韦名应教授提供（2010年采录）。另有5名青少年发音人（12—22岁）参与登云壮语部分清鼻、边音词汇的调查。

^① 录音电脑型号为Lenovo G510，话筒型号为SAMSON C03U；录音软件为近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常用的“byly（北语录音软件）”；语图分析软件为Praat 5.3.14。

一 桂北壮语清鼻、边音的语音特征

目前所发现存在清鼻、边音的临桂区登云壮语、平桂区芦岗壮语，语音系统除了声母存在清鼻、边音，其他方面与所属的桂北土语、红水河土语及其他壮语方言土语差别不大。登云壮语的清鼻、边音比芦岗壮语更为典型，清鼻、边音的发声特征更为明显、稳定。以下以登云壮语为代表分析桂北壮语清鼻、边音的语音特征。请看语图 1-8。

在登云壮语清鼻音 m 、 η 、 η_b 和清边音 l 的波形图和宽带语图 1、3、5、7 中可以看到，声母段中，声波振幅并不那么明显，声波信号接近于噪声信号，没有明显浊音杠存在，语谱表现为乱纹，声带不振动；元音发音最初的一段时间内高频区域存在大量乱纹，前三个共振峰不够显著，说明在发声时有大量气流通过。语图表现跟噪声语图接近。在接近韵母元音起始段部分，清鼻音有部分出现浊音杠，第一共振峰有小段时长段稳定，主要是受协同发音的影响。在浊鼻、边音图 2、4、6、8 中，声波图上声母段有较大振幅的声波信号，语图上有明显的浊音杠和基频段，共振峰图像清晰，并在一定的时长中有较为明显的稳定段，第一共振峰尤为突出，这说明在音节的辅音段中，声带一直处于有规则的振动状态。登云壮语清鼻音在语图上的表现与朱晓农（2007）“清鼻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在语图中表现为声母的前面一半是清音，没有浊音杠”的描述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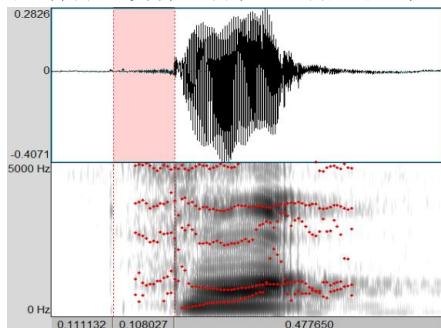


图 1 登云壮语（青年女）的 mok^7 “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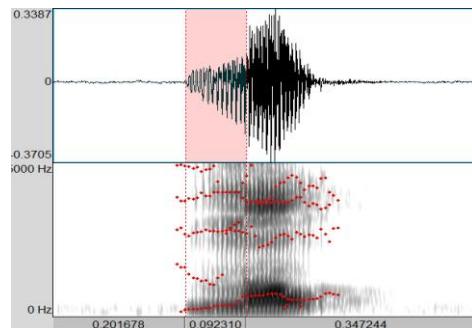


图 2 登云壮语（青年男）的 mok^7 “猪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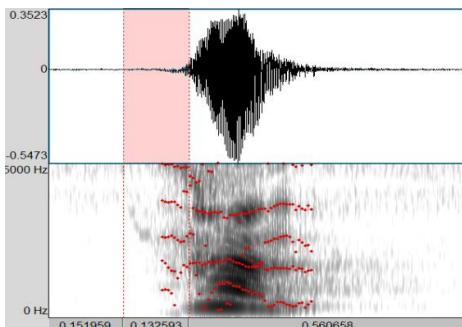


图 3 登云壮语（青年女）的 ηan^1 “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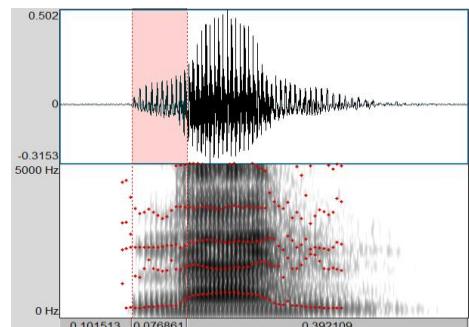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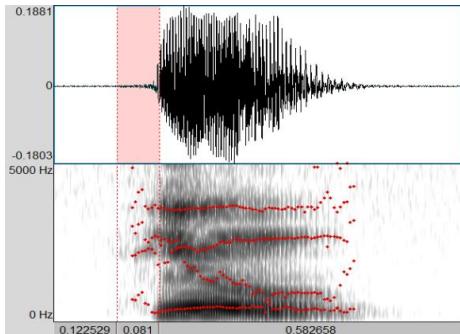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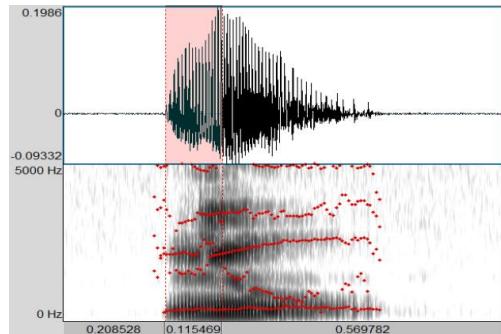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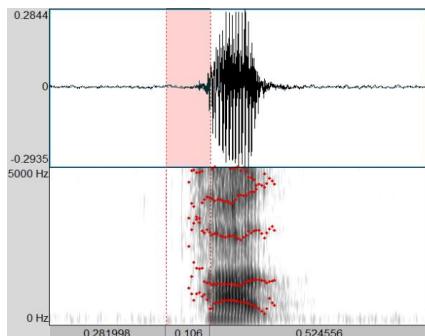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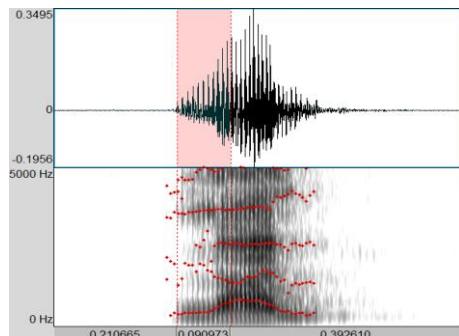


图 4 登云壮语（老年男）的 nan^2 “头虱”^①

^① 多数地区壮语的 nan^2 为“虱子”， $rəu^1$ 为“头虱”。登云壮语 nan^2 转义为“头虱”，“虱子”则使用汉语老借词 cat^7 “虱”。

图5 登云壮语（老年男）的 niu^3 “稻草”图6 登云壮语（老年男）的 nu^6 “尿”图7 登云壮语（青年男）的 lat^7 “黑天黑”图8 登云壮语（老年男）的 lat^8 “剪”

清、浊鼻音除了在声波振幅、浊音杠、共振峰等特征上有区别，有时在时长上也有区别。Maddieson (1984) 认为缅甸语清鼻音的时长比普通鼻音的时长要长，而且清鼻音后的元音开始时的基频较高。但登云壮语的情况与此不同，实验数据表明登云壮语清鼻音的时长往往要比浊鼻音的时长短。在单音节词中，浊鼻音的平均时长在 50ms 左右，而清鼻音的平均时长在 36ms 左右。实验数据表明清边音的时长也要比浊边音的时长短。可见在不同语言中清、浊鼻音、边音的时长关系存在差异。见下表数据（单位：ms）：

表1 登云壮语清、浊鼻、边音平均时长统计

浊鼻、边音	平均时长	样本数	清鼻、边音	平均时长	样本数
m	53.3659	5	ㄇ	34.2065	4
n	56.2904	5	ㄋ	37.2489	2
ɳ	49.7668	7	ㄋ	39.0649	3
l	46.5675	5	ㄌ	30.2763	5

登云和芦岗壮语清鼻、边音声母均只出现在单数调词中，这与保留此类清辅音的侗水语支的仫佬语、水语、茶洞语、侗语等亲属语言情况一致。这一配调特点与此类声母的早期来源及侗台语历时音变有关，后文将作分析。例如：

表 2 壮语和侗水语清鼻、边音配调例词

清鼻、边音	登云壮语	芦岗壮语	仫佬语	水语	茶洞语
m	mat ⁷ 跳蚤	muə ⁵ 新	ma ¹ 回来	mai ⁵ 新	mi ¹ 手
n	nu ¹ 老鼠	na ³ 脸	no ³ 老鼠	na ³ 弓	nam ³ 水
ŋ	naŋ ³ 渣滓	na ⁵ 渣滓	ne ³ 细嫩	nu ¹ 臭	nan ¹ 野猫
l	la:k ⁹ 崩塌	liŋ ⁵ 陡峭	la ¹ 眼睛	—	liŋ ³ 晴

二 桂北壮语清鼻、边音的变异

登云、芦岗二地壮语清鼻、边音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地域、年龄、性别和职业四个方面。

(一) 地域变异

总体而言，登云壮语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发音人清鼻、边音发音的听感都很清晰；芦岗壮语清音特征则不明显，气流相对较弱。但是，就读清鼻、边音词的数量来说，芦岗壮语比登云壮语多。两个语言点部分词同读清鼻、边音，更多的词在一方表现为清鼻、边音，另一方则表现为浊鼻、边音或先喉塞鼻、边音以及其他音类，都形成对应关系。

芦岗壮语读清鼻、边音，登云壮语读先喉塞鼻、边音和浊边音的比较多^①。例如：

表 3 芦岗、登云壮语清鼻、边音的地域变异例词

语言点	回	新	线	猪食	锅底烟	醋	水沟
芦岗壮语	ma ¹	muə ⁵	mai ¹	mo:k ⁹	mei ³	mei ⁵	miŋ ¹
登云壮语	?ma ¹	?mo ⁵	?mai ¹	?mok ⁷	?mei ³	?mi ⁵	?mŋŋ ¹
语言点	厚	脸	重	皮	动	聋	脓
芦岗壮语	na ¹	na ³	nak ⁷	naŋ ¹	niŋ ¹	nuŋ ⁷	nuŋ ¹
登云壮语	?na ¹	?na ³	?nak ⁷	?naŋ ¹	?nŋŋ ¹	?nuk ⁷	?noŋ ¹ /?nom ¹
语言点	下面	多	曾孙	后	怕	酒	陡峭
芦岗壮语	la ³	la:i ¹	lan ³	laŋ ¹	la <u>u</u> ¹	la ³	liŋ ⁵
登云壮语	la ³	la:i ¹	lan ³	laŋ ¹	?la <u>u</u> ¹	lau ³	liŋ ⁵

然而，登云壮语读清鼻音、芦岗壮语读其他音类的仅见“吠”一词：登云 nuau⁵，芦岗 hjau⁵。

另有少部分词，一地念清鼻、边音，另一地用非同源词，包括汉语借词，不构成语音对应。例如：

表 4 芦岗、登云壮语清鼻、边音的不同源例词

语言点	苦马菜	跟随	像	把一把菜	闻	草	稻草	拔拔草
芦岗壮语	ŋnik ⁷	ŋen ¹	ləm ³	kam ¹	noŋ ⁵	hjəm ¹	naŋ ³	peŋ ¹
登云壮语	ko ⁵ ma ⁴	nen ²	ho:t ¹⁰	mat ⁷	nan ¹	ŋie ³	ŋu ³	lit ⁷

^① 因不同发音人清鼻、边音的保留情况不一致，同一语言点但凡有一位发音人读清音类的，则视为有，否则视为无。

芦岗壮语存在清边音 ɿ 、清边擦音 ɬ 和浊边音 l 变体，登云壮语未发现此类音变。在芦岗壮语中，“光亮”“伞”二词，声母有 $\text{l} \sim \text{ɿ} \sim \text{l}$ 三种变读： $\text{lum}^5 \sim \text{ɿum}^5 \sim \text{lum}^5$ “光亮”、 $\text{linj}^3 \sim \text{ɬinj}^3 \sim \text{linj}^3$ “伞”。这两个词都为单数调，早期侗台语声母一般构拟为清边音 $*\text{ɿ}$ ，可见 $\text{l} \sim \text{ɿ}$ 为其演变形式，在芦岗壮语中形成两个自由变体。

（二）年龄变异

桂北壮语清鼻、边音具有明显的年龄变异，表现为代际差异和年龄极差。即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发音差别，以及同一代人中不同年龄的人之间的发音差异。相比登云壮语，芦岗壮语展现出较为明显的代际差异和年龄极差，这也体现了该地壮语清鼻、边音的不稳定性。

1. 代际差异

芦岗壮语 6 位发音人中，部分词老年男发音人大多读清鼻、边音，青年发音人均读浊音（个别词有清、浊两读，还有韵尾 $m > n, p > t$ 音变），显示了明显的代际差异。如表 5 所示：

表 5 芦岗壮语代际差异例词

发音人	夹 夹菜	聋	黑 天黑	伞	像	熄灭
老年男 1	ɳəp ⁷	—	ɿap ⁷	ɬenj ³	—	ɿap ⁷
老年男 2	ɳəp ⁷	ɳuk ⁷	ɿap ⁷	linj ³	ɬəm ³	ɿap ⁷
老年男 3	?ɳəp ⁷	nuk ⁷	lap ⁷	linj ³	ɬəm ³	ɿap ⁷ /lap ⁷
老年男 4	ɳəp ⁷	ɳuk ⁷	ɿap ⁷	linj ³	ɬəm ³	ɿap ⁷
青年男	nəp ⁷	nuk ⁷	lat ⁷	linj ³	ɬən ³	ɿat ⁷ /lat ⁷
青年女	nəp ⁷	nuk ⁷	lap ⁷	linj ³	ɬəm ³	lap ⁷

登云壮语发音人中，虽然成年发音人及少年女发音人清鼻、边音发音稳定，但一些少年男发音人已基本丢失清鼻、边音，读作浊鼻、边音。这也说明登云壮语并非所有人群清鼻、边音都发音稳定，已初显少年男与成年发音人的代际差异端倪。不过，从采录到的样本看，个别词老年人读先喉塞鼻音，青年人却读为清鼻音，如“埋”，老年人读 ?mɔk⁷，青年人读 mɔk⁷。老年人的读法可能是受部分词存在声母 $m \sim ?m$ 互读感染所致。

2. 年龄极差

芦岗壮语清鼻、边音读音的年龄极差也比较明显，同一代的 4 位老年男发音人年龄在 72 岁—82 岁之间，但清鼻、边音的保留与否有差异。这体现了清鼻音保留不稳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上表 5 中的例词同样能体现年龄极差变异的特点，再如表 6 中的词例：

表 6 芦岗壮语年龄极差例词

发音人	狗	新	线	跳蚤	动	多	陡峭
老年男 1	ɳa ¹	—	ɳai ¹	ɳat ⁷	—	ɬai ¹	linj ⁵
老年男 2	ɳa ¹	ɳuə ⁵	mai ¹	ɳat ⁷ /mat ⁷	ɳiŋ ¹	ɬai ¹ /ɬai ¹	linj ⁵
老年男 3	ma ¹	muə ⁵	mai ¹	mat ⁷	ɳiŋ ¹	ɬai ¹	linj ⁵
老年男 4	ma ¹	muə ⁵	ɳai ¹	ɳat ⁷	ɳiŋ ¹	ɬai ¹	linj ⁵

（三）性别变异

登云壮语同代成年发音人之间读音的性别差异不明显。仅发现“老鼠”一词，男发音人

读清鼻音 ŋu^1 ，女发音人读浊鼻音 nu^1 。芦岗壮语清鼻、边音的发音未发现明显的性别差异。

(四) 职业变异

芦岗壮语 6 位发音人中，老年男 3 发音人是退休教师，汉语文水平较高，与外界的接触较多，其发音中清鼻、边音几乎消失殆尽。其他发音人主要为长期居住本村的农民，清鼻、边音保存的比率明显更高。读作清鼻、边音的词数统计如表 7^①：

表 7 芦岗壮语清鼻、边音例词数量统计

发音人	m	n	ŋ	l
老年男 1	4	5	0	4
老年男 2	11	7	1	16
老年男 3	1	1	0	1
老年男 4	7	6	0	13
青年女	6	4	2	3
青年男	1	0	0	5

芦岗壮语老年男 3 发音人仅存的 3 个清鼻、边音例词分别是 mo:k^9 “猪食”、 ŋa^3 “脸”、 lap^7 “熄灭”，但声母却又分别变读作 m 、 n 、 l ，清鼻、边音在其个人语音体系中已基本消退，这可能与他担任教师，平时较少说母语有关。暂未发现登云壮语清鼻、边音发音与职业身份有关联性。

总之，桂北壮语清鼻、边音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登云壮语和芦岗壮语在与发音人年龄、性别和职业相关的发音差异上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三 桂北壮语清鼻、边音的来源及演变

(一) 桂北壮语清鼻、边音系存古音类

清鼻、边音是早期侗台语的一类辅音，在现代侗台语族侗水语支、仡央语支中也广泛保存着。各家构拟的原始台语也都有此类辅音，一般认为浊辅音清化与此类清辅音浊化合并于同类浊辅音是台语支四声分化为八调的重要基础。从台语支语言普遍产生了 8 个调的情况看，可能原始台语分化成北部、中部、西南三支时就已分化出八调，并且清鼻、边音也不是立即消失，而是伴随着单数调并存了一段时间。创制于 13 世纪左右的泰文专设前引字母 ɯ 来标注清鼻、边音等清音声母，均为现今出现在单数调（阴声调）的鼻、边音等声母，如 ɯn “狗”、 ɯŋ “猪”。傣泐文情况类似，也有专门的清音符号，创制时间也与泰文相当。西双版纳及周边的户语、布朗语、佤语的早期傣语借词均保留着清鼻、边音声母（李锦芳 2004；王敬骝、陈相木 2009）。这些证据说明至少在约 700 年前泰文创制之时，以及相关孟高棉语言借用傣语词时，泰、傣语本身依然存在清鼻、边音。现代侗水、仡央语支部分语言正是体现了这种声调分化为 8 个调仍然保留清鼻、边音于单数调词之中的情况。

登云、芦岗等桂北及临近粤、湘、黔等省份呈方言岛或蛙跳状分布的壮语归属北部方言

^① 老年男 1 发音人清鼻、边音词数量明显较少，是因为所调查的涉及清鼻、边音词的数量没有其他发音人的多。

桂北土语或红水河土语，这两个土语主要连片分布于广西西北部一带。登云、芦岗等地居民盛传祖上因战争从庆远府、南丹州（今广西河池市一带）等地被征调而来。这也符合相关元明时期桂西北壮族土司府屡调兵拖家带口屯垦桂北及周边地区的历史记载（张声震 1997:755-756）。

需要明确的是，桂北壮语的清鼻、边音到底是存古还是创新。不管是侗台语族语言，还是其他语言，还没发现早期清鼻、边音消失后又重新产生，并发展为独立音位的。抑或登云壮语因与有清鼻、边音的侗水语支茶洞语为邻，芦岗壮语也与有清鼻音（没有清边音）的瑶族勉语为邻，从而受到影响，发展出清鼻、边音呢？从语料对比上看，我们认为显然不是。比较登云壮语和茶洞语，双方也确实都存在一批读清鼻、边音的同源词，如 $\text{m}u^1/\text{m}u^5$ “猪”、 $\text{mat}^7/\text{mat}^7$ “跳蚤”、 ma^1/ma^1 “狗”、 $\text{n}u^1/\text{n}i^4\text{no}^3$ “老鼠”、 $\text{l}ap^7/\text{l}ap^7$ “黑天黑”（斜杠前为壮语，后为茶洞语）等。但更多的情况是，登云壮语念清鼻、边音的词在侗水诸语言中并不都表现为清鼻、边音，或者根本就不属于同源词。这恰恰说明登云壮语的清鼻、边音声母不太可能是受到茶洞语接触影响而产生的，而更可能是这类早期声母的继承和发展。

登云壮语和侗水诸语同源词中清鼻、边音的例词如：

表 8 登云壮语和侗水语清鼻、边音同源例词

语言	熄灭 ^①	闻	吠	稻草	夹 _{夹菜}	埋	闭 _{闭眼}
登云壮语	$\text{l}at^7$	$\text{n}an^1$	$\text{n}au^5$	$\text{n}u^3$	$\text{n}at^7$	$\text{m}ok^7/\text{m}ok^7$	$\text{l}at^7$
茶洞语	$\text{l}ap^7/\text{l}ap^7$	$nən^4$	$chau^5$	$niou^3khu^1$	—	mok^7	$khab^7$
水语	$?dap^7$	$nən^4$	$khau^5$	$nəŋ^3$	$?nip^7$	$?mok^7$	hup^7
毛南语	dap^8	$nən^4$	$chau^5$	—	nep^7	mok^7	$khab^7$
侗语	—	—	$khəu^5$	$nəŋ^3$	—	mok^7	lap^9
仫佬语	lap^7	$nən^4$	$khya^5$	—	$njap^7$	mok^7	$khya^7$

上述例词说明登云壮语发清鼻、边音的词，除了茶洞语和仫佬语个别读清鼻、边音声母，其他均对应非清鼻、边音声母。

登云壮语和侗水诸语非同源词中清鼻、边音的例词如：

表 9 登云壮语和侗水语不同源的清鼻、边音例词

语言	拔 _{拔草}	崩塌 ^②	把 _{一把菜}	草	渣滓
登云壮语	$\text{l}it^7$	$\text{l}ak^9$	mat^7	$\text{n}ie^3$	$\text{n}aŋ^3$
茶洞语	$pəŋ^5$	pan^1	pa^2	$caŋ^1$	tsa^1
水语	$bja:n^1/bjon^1$	pan^1/lut^7	mja^1	$ja^1/kaŋ^1$	$na^5/ka^5/ta:k^7$
毛南语	cum^1	lam^6	$?nam^1$	$caŋ^1/wək^7$	na^5
侗语	kha^3	pan^1	nam^1	nam^3	ce^1/te^1
仫佬语	$tshja^3$	kyo^2/pan^1	nam^1/pa^3	$ca^1/hyək^8$	$tɔ^1$

^① 在所调查的 4 位茶洞语发音人中，“熄灭”一词只有青年女发音人读为清边音 $\text{l}ap^7$ 。

^② 梁敏、张均如（1996:364）记录的“倒塌”一词，毛南语和仫佬语的说法是 $la:k^7$ ，因此该例词在侗水语支部分语言点和登云壮语中的说法是同源关系。

上述例词中，登云壮语读清鼻、边音，在侗水诸语言中读作他类声母，且不同源。有的是登云壮语保留固有词，侗水诸语已部分转用汉语借词，例如茶洞语、水语、侗语和仫佬语的 $pəŋ^1$ ，茶洞语、仫佬语的 $pə^2/pa^3$ ，茶洞语的 $tsə^1$ 分别来自汉语的“崩”“把”“渣”。

由此来看，登云壮语清鼻、边音并不是受到周边茶洞语影响而产生的音类。至于芦岗壮语，念清鼻、边音的词均为固有词，不是勉语借词，而勉语也根本不存在清边音，所以，芦岗壮语的清鼻、边音也不是受勉语影响而产生的。二地壮语的清鼻、边音应是继承自原始侗台语、原始台语的语音系统。这也说明在登云壮语和芦岗壮语迁移出原分布地广西西北部的元明时期，当地壮语依然保留清鼻、边音，并在登云、芦岗二地保存至今。

(二) 桂北壮语清鼻、边音的具体来源和发展演变

通过比较李方桂先生构拟的原始台语声母系统 (Li 1977:56-257^①)，可以观察桂北壮语清鼻音和清边音的早期具体声类来源及现今演变情况；李方桂先生没有构拟的词例本文根据语料自拟，或参考原始侗台语的声母系统（梁敏、张均如 1996:65-494）来讨论。

1. 桂北壮语清鼻音的具体来源和发展演变

桂北壮语的清鼻音主要来源于原始台语的清鼻音，原始台语声母系统的 4 个清鼻音现保留 3 个： $*m̥$ 、 $*n̥$ 、 $*ɳ̥$ ，后鼻音 $*ŋ̥$ 已经演变成其他音类。

原始台语清鼻音 $*m̥$ 在登云壮语、芦岗壮语部分保留清鼻音读法，但也发生了不同的演变，如表 10 所示：

表 10 原始台语清鼻音 $*m̥$ 在芦岗、登云壮语中的表现

语言	狗	回	新	线	跳蚤
原始台语	$*m̥$	$*m̥$ 北支	$*m̥$	$*m̥$	$*m̥$
芦岗壮语	$m̥a^1/m̥a^1$	$m̥a^1/m̥a^1$	$m̥uə^5/muə^5$	$m̥ai^1/mai^1$	$m̥at^7/mat^7$
登云壮语	$m̥a^1$?ma ¹	?mo ⁵	?mai ¹	?mat ⁷
语言	埋	锅底烟	酷	猪	水果
原始台语	$*m̥$	$*m̥$	$*m̥$	$*m̥$	$*m̥$
芦岗壮语	?mok ⁷ /mok ⁷	$m̥ei^3/mei^3$	$m̥ei^5/mei^5$	$m̥u^1/mu^1$?mark ⁹ ?maek ⁹ /mark ⁹
登云壮语	$m̥ok^7/?mok^7$?mei ³	?mi ⁵	$m̥u^1$?mark ⁹
语言	寡	猪食	霉	把—把菜	苦马菜
原始台语	$*m̥$	$*m̥$ 自拟	$*m̥$ 自拟	$*m̥$ 自拟	$*m̥l$ 原始侗台语
芦岗壮语	—	$m̥ɔ:k^9/mɔ:k^9$	$m̥ət^7/mət^7$	—	$m̥ik^7/mik^7$
登云壮语	?maxi ⁵	?mok ⁷ /mok ⁷	—	$m̥at^7$	—

登云和芦岗壮语早期清鼻音 $*m̥$ 的保留、演变情况不太一致。芦岗壮语不同发音人保留固有读法或同时变读作浊鼻音 m 的较多，读 ? m 的较少；登云壮语发音人保留固有读法的词较多，也有部分归入 m ，相当部分例词读作先喉塞鼻音 ? m 。

“猪食、霉、把—把菜”的声母，Li (1977:302-363) 和梁敏、张均如 (1996:903-960) 未作构拟。此三词现代台语一般读为单数调，原始台语可拟作 $*m̥$ 。“把—把菜”，桂北壮语发源地

^① 李方桂 (Li 1977) 在相关声母前标注 h 表示清音，本文改为通行的上加或下加圆圈方式表示。

桂西北一带的宜州、罗城壮语为 mat⁷, 忻城壮语为 mit⁷, 壮语当来自 *m (但傣语、西林壮语等为第8调, 可能与该词早期读 *?b 有关, 此类先喉塞声母多读单数调, 但部分也读双数调, 见梁敏、张均如 1996:241-267)。“苦马菜”, 原始侗台语为 *ml, 但原始台语可能是 *m, 芦岗壮语继承了原始台语读法, 但也有发音人读为浊音 m。

桂北壮语清鼻音 n 也是对原始台语 *n 的继承, 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原始台语清鼻音 *n 在芦岗、登云壮语中的表现

语言	重	皮	夹 夹菜	老鼠
原始台语	*n _o	*n _o	*n _o	*n _o
芦岗壮语	nak ⁷ /nak ⁷	naj ¹ /naj ¹	nəp ⁷ ?nəp ⁷ /nəp ⁷	nu ¹ /nu ¹
登云壮语	?nak ⁷ /nak ⁷	?nanj ¹	nət ⁷	nu ¹ /nu ¹
语言	聳	腋	跟随	动
原始台语	*n _o	*n _o	*n _o 原始侗台语	*n _o 自拟
芦岗壮语	nuk ⁷ /nuk ⁷	nux ¹ /nu: ¹	nərm ¹ /ne:m ¹ /nə:n ¹ /ne:n ¹	nij ¹ /nij ¹
登云壮语	?nuk ⁷ /nuk ⁷	?no: ¹ ?no:n ¹	—	?nyŋ ¹

上述词例中, 只有登云壮语的“夹菜” nat⁷ 仅读作早期的清音声母, 其他词例两地壮语多为 n、n 两读, 也有读为先喉塞鼻音 ?n 的。可见, n 的浊化比前述的 m 要早。原始台语或原始侗台语 *n 声母在此二地及其他壮语中读作浊鼻音或先喉塞鼻音的, 例如: “小”, 芦岗壮语和登云壮语分别为 ?ni⁵/ni⁵、?nij⁵?nie⁵, 东兰壮语 ?nij⁵; “想”, 来宾、贵港壮语 ?num³; “黏的”, 芦岗壮语 ?niu¹。

桂北壮语清鼻音 n 的例词不多, 来自原始台语的 *n_o, 例如: “渣滓”, 芦岗壮语 nəa⁵/na⁵, 登云壮语 nəaŋ³; “蓬乱”, 芦岗壮语 nəŋ³nəŋ³?nəŋ³?nəŋ³, 登云壮语 ?nəŋ⁵/nəŋ⁵; “草”, 登云壮语 nje³。登云壮语 nau³ “稻草”, 与横县、平果、连山和芦岗等地壮语的 naŋ³ 对应, 应该是来自原始台语的 *n_o, 也有可能是由桂边壮语和布依语读双数调的 nu² “稻草芯” 转义和语音屈折而来。原始台语“吠”声母拟音为 *r, 登云壮语何以读清鼻音 nau⁵ 也费解 (芦岗壮语读 hjaŋ⁵, 与多数壮语方言的 r 声类读法相当)。

原始台语清鼻音声母 *ŋ 在登云、芦岗二地壮语中未保留。原始台语声母为 *ŋ 的“听”, 登云壮语读 ?nie¹, 芦岗壮语读 ?i¹。未记录到其他来源于原始台语 *ŋ 的词例。

2. 桂北壮语清边音的具体来源和发展演变

桂北壮语清边音 l 保存较好, 词例丰富, 主要来自原始台语的 *l。例如:

表 12 原始台语清边音 *l 在芦岗、登云壮语中的表现

语言	下面	多	崩塌	后	黑 天黑	陡峭	拔 拔草
原始台语	*l _o	*l _o	*l _o	*l _o	*l _o	*l _o	*l _o
芦岗壮语	la ³ /la ³	la: ¹ /la: ¹	la:k ⁹ /la:k ⁹ /la: ⁹	lan ¹ /lan ¹	lap ⁷ /lap ⁷	lin ⁵ /lin ⁵	—
登云壮语	la ³	la: ¹	la:k ⁹	lan ¹	lat ⁷	lin ⁵ ?lyŋ ⁵	lik ⁷ /lit ⁷
语言	伞	像	曾孙	闭 闭眼	怕	酒	光亮
原始台语	*l _o	*l _o	*l _o	*l _o	*l _o	*l _o	*l _o

芦岗壮语	l̥in³/l̥in³/l̥en³	l̥em³/l̥em³	l̥an³/l̥an³	l̥ap⁷/l̥ap⁷	l̥axu¹/l̥axu¹	l̥au³/l̥au³	l̥un⁵/l̥un⁵/l̥un⁵
登云壮语	?l̥xŋ³	—	lan³	lat⁷	?l̥au¹	?l̥au³/l̥au³	—

原始台语声母 *l̥，登云壮语少数例词声母所有发音人都读作 l̥，大部分例词声母不同发音人则有 l̥~l 或 l̥~?l 的不同读法，部分例词声母已完全浊化为 l 或者先喉塞的 ?l。芦岗壮语多表现为不同发音人清、浊边音互相变读，也有少数读作清边擦音 t̥ (如“伞”“光亮”)。此外，来源于原始台语声母 *l̥ 的“孙子”“麻雀”“落叶”三词，虽然登云、芦岗二地壮语都已不保留清边音读法，但芦岗壮语分别读为 ?lam¹/lam¹、?lai³/lai³、?lan⁵，保留了先喉塞边音 ?l 的读法。原始台语声母 *?d 和 *?dl/r，登云壮语、芦岗壮语有个别词例读作 l̥ 或 l、?l，如：“熄灭” (*?d)，登云 lat⁷、芦岗 l̥ap⁷/lap⁷；“梯子” (*?dl/r)，登云 ?l̥wai¹/lwai¹、芦岗 l̥ai¹/lai¹。*?d、*?dl/r 向清边音 l̥ 演变在侗台语族内部并不少见。如上述“熄灭”一词：仫佬语 l̥ap⁷，拉珈语 l̥ap⁷。五色话来源于原始台语 *?dl/r、*?d 声母的词读作清边音，如 lau¹ “里面”、lun¹ “圆”^①、l̥i¹ “好”、lai³ “得” (韦茂繁、韦树关 2011:332、389、392、402)。可见，登云壮语、芦岗壮语的清边音总体而言属于存古现象，个别是创新演变，音变过程可推导为： *?d、*?dl/r>l̥>(?l)>l。

总之，桂北地区登云、芦岗二地壮语保留着早期清鼻、边音声母，但同时也有不少词中的此类声母已经变为纯浊鼻音 m、n、ŋ 和边音 l̥，早期的软腭清鼻音 *ŋ 则已消失。与此同时，早期清鼻、边音声母二地均有不少词读为先喉塞鼻音 ?m、?n、?ŋ 和边音 ?l̥，或者不同的发音人分别读为清鼻音、先喉塞鼻音、浊鼻音和清边音、先喉塞边音、浊边音。登云壮语、芦岗壮语清鼻、边音与浊鼻、边音构成音位对立，但没有发现先喉塞鼻、边音与清和浊的鼻、边音形成对立。可见，在登云、芦岗二地壮语中，先喉塞鼻、边音只是清鼻、边音演变成浊鼻、边音的短暂过渡阶段，是清鼻、边音的弱化形式、变异形式。现阶段部分词中的清鼻、边音率先演变成先喉塞鼻、边音，仍与浊鼻、边音形成对立。与此同时，部分词中早期的清鼻、边音已经演变成浊鼻、边音，但它们可能也曾经历过发先喉塞音的阶段。

和其他地区的壮语及台语支语言一样，桂北壮语两个点的清鼻、边音终将走向终结，部分词的声母在经历了先喉塞音的过渡阶段后并入浊鼻、边音，部分词的声母则可能直接从清鼻、边音归并为浊鼻、边音。

四 桂北壮语清鼻音对原始侗台语鼻音声母构拟的启示

登云、芦岗壮语现存三类鼻音、边音，但先喉塞鼻、边音并不是与清鼻、边音并行的早期声母类型，而是从清鼻、边音演变为浊鼻、边音的过渡形式，并非独立音位。在未发现现代台语支有清鼻、边音声母的情况下，李方桂 (Li 1977:56-257) 依据声调分布、泰文书写形式以及一些南亚语系语言中台语借词的清音遗存，为原始台语声母系统构拟了清鼻、边音，登云壮语、芦岗壮语的清鼻、边音可谓珍贵的活化石，为李方桂先生的构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梁敏、张均如 (1996:95-101) 构拟的原始侗台语的鼻音有清、先喉塞与浊三套，边音

^① 李方桂 (Li 1977:56-257) 未对此形式的“圆”作构拟，可参考梁敏、张均如 (1996:263) 构拟“圆的”原始侗台语声母为 *?d。

只有清、浊两套。鼻音分三套的主要依据是现代水语的三洞土语中存在这三套鼻音的对立，其他侗水语中有的有清鼻音，有的有先喉塞鼻音，没有三套鼻音对立。比原始侗台语（台语支和侗水语支的共同原始形式）所代表的时间更早的原始仡央语没有构拟先喉塞鼻音，只构拟了清、浊两套（Ostapirat 2000:107-122）。那么，原始侗台语到底有否必要在构拟的原始台语清、浊两套鼻音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套先喉塞鼻音呢？

现代台语支中，除了我们最近发现的登云壮语、芦岗壮语外，壮语红水河土语及桂北土语少数地方有先喉塞鼻音声母，但是这些音类来自早期的清鼻音，目前处在读作先喉塞鼻音的阶段，但大多已变为纯浊鼻音声母。例如：

表 13 原始台语清鼻音在现代壮语中读先喉塞鼻音的例词

语言	新	线	埋	老鼠	皮	粗糙	蓬乱
原始台语	*m	*m	*m	*n	*n	*n _b	*n _b
原始侗台语	*m	*m	*m	*n	*n	*n _b	*n _b
平南民安壮语	?mo ⁵	mei ¹	?mok ⁷	?nou ¹	?naŋ ¹	?nap ⁹	?nun ⁵
桂平珍垌壮语	mo ⁵	?mai ¹	—	?nou ¹	?naŋ ¹	?nap ⁹	nun ⁵

“新”“线”“蓬乱”三词，即使是在原始台语的清鼻音普遍读作先喉塞鼻音的平南民安壮语和桂平珍垌壮语也已经丢失了先喉塞音，足见演变为纯浊鼻音声母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此外，原始侗台语（梁敏、张均如 1996:267-279）构拟为先喉塞鼻音声母的相当一部分例词，在部分语言点其实读作清鼻音或清擦音 h 声母。读作清鼻音声母的如：

表 14 原始侗台语先喉塞鼻音在现代侗台语中读清鼻音的例词

语言	潜 _{潜水}	臭	蛆	冷 _{天气冷}	握 _{握刀}	窄 _{狭窄}	钩子
原始台语	*m _{自拟}	*m	*n	*n _{自拟}	—	*n	*ŋ _{自拟}
原始侗台语	*?m	*?mr	*?n	*?n	*?n	*?n	*?ŋ
现代侗台语	mət ⁹ _{锦话}	n̥u ¹ _{水语} n̥au ¹ _{锦话、英话}	n̥un ¹ _{莫话} n̥um ¹ _{芦岗壮语}	n̥it ⁷ _{仡佬语}	n̥am ¹ _{仡佬语}	n̥ap ⁷ _{莫话}	n̥au ¹ _{仡佬语}
参照语言	mut ⁷ _{西林壮语}	—	—	nit ⁷ _{武鸣壮语、临高语}	—	—	n̥au ¹ _{武鸣壮语} n̥au ⁵ _{布依语}

这部分词早期的声母应当是清鼻音，不一定是先喉塞鼻音。从汉藏语言的演变看，清鼻音可向先喉塞鼻音转化，但未见相反的音变表现。清鼻音也会向清擦音 h 转变，水语三洞土语的清鼻音在阳安土语、潘洞土语主要变为 hw（王均等 1984:592），汉语“墨默（明母）——黑黠（晓母）、每梅霉（明母）——悔晦悔（晓母）”等明、晓母谐声的晓母字就被认为是来自早期的清鼻音声母 *m，这部分晓母字也显示了 *m>h (x) 的演变。原始侗台语（梁敏、张均如 1996:267、272、275）构拟为先喉塞鼻音声母 *?m（熊）、*?n（萤火虫）、*?n（鳃）的，部分侗台语读为 h：临高语 hui²（熊），泰语 hŋ⁵、老挝语 hŋ¹（萤火虫），毛南语、锦话 hək⁷（鳃）。所以，似乎不能支持构拟为先喉塞鼻音，原始台语（Li 1977:75、206）构拟为清鼻音 *m（熊）、*ŋ（鳃）（“萤火虫”未收入）。谢志礼、苏连科（1990）、李永燧（1996）、周德才（2005）、李云兵（2023）的相关探讨，均显示了藏缅、苗瑶语言也存在从清鼻音向先

喉塞鼻音演变的音变方向。

现代仡央语言有清、先喉塞与浊三套鼻音，分别出现在不同语言中，目前仅发现贵州大方红丰仡佬语中同时存在三套鼻音，但先喉塞鼻音例词极少（何彦诚 2014:10-12）。有的词有清鼻音和先喉塞鼻音相互变读，如 $\text{ŋo}^{13}/\text{ŋno}^{13}$ “脏”、 $\text{ŋa}^{31}/\text{ŋna}^{31}$ “稀”。从同源词比较看，红丰仡佬语的先喉塞鼻音也与亲属语言的清鼻音对应。例如：

“跳蚤”：红丰仡佬语 ŋma^{13} ，越南红仡佬 ŋma^{31} ，居都仡佬 ŋe^{35} ，登云壮语、水语、仫佬语 ŋmat^7 ，锦话 ŋmat^9 ，原始台语、原始侗台语声母均为 * ŋ 。

“猪”：红丰仡佬语 ŋme^{43} ，麻栗坡红仡佬 ŋmu^{55} ，居都仡佬 ŋo^{31} ，水语和仫佬语 ŋu^5 ，原始台语、原始侗台语声母均为 * ŋ 。

“黏”：红丰仡佬语 ŋpa^{55} ，泰语、武鸣壮语 niəu^1 ，布依语 niu^1 ，原始台语、原始侗台语声母均为 * ŋ 。

可见，红丰仡佬语的先喉塞鼻音来自清鼻音。

原始苗瑶语多家构拟了清、先喉塞与浊三套鼻音（Purnell 1970；Chang 1973；王辅世、毛宗武 1995），主要依据是苗语湘西方言、川黔滇方言少数语言点存在这三套鼻音的对立，但先喉塞鼻音与清鼻音对立的例词很少。但是，也有仅构拟清、浊两套古苗瑶语鼻音的（吴安其 2002:278）。上古汉语各家构拟一般有清、浊两套鼻音，未见先喉塞鼻音。人类语言“含有三种不同类型鼻音的语言很少见”（彼得·赖福吉、伊恩·麦迪森 2015:131-132）。

侗台语存在三套鼻音的少数语言点大多先喉塞鼻音例词少，先喉塞鼻音与清鼻音对立的更少，部分先喉塞鼻音更是来自清鼻音。因此，可能先喉塞鼻音并不是早期的一类鼻音，而是清鼻音演变为浊鼻音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一些语言点产生了有限的先喉塞鼻音与清鼻音对立，但不影响鼻音对立格局，即浊鼻音与清鼻音（或其变异形式先喉塞鼻音）的二元对立。

部分现代侗台语言中存在先喉塞边音声母 l ，但一般都是早期的 * l 、* kl 、* ql 等声母转变为浊边音声母 l 的过渡阶段，各家构拟的早期声母系统中没有先喉塞边音 l 。

由此看来，原始侗台语声母系统是否需要构拟先喉塞鼻音系列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彼得·赖福吉、伊恩·麦迪森. 2015.《世界语音》，张维佳、田飞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 2008.《广西民族语言方音词汇》，北京：民族出版社.
- 何彦诚. 2014.《红丰仡佬语连动结构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锦芳. 2004.《户语概况》，《民族语文》第 5 期.
- 李锦芳等. 2006.《西南地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李永燧. 1996.《彝语先喉塞鼻音声母考察——兼论缅彝共同语鼻音声母的分类》，《语言研究》第 1 期.
- 李云兵. 2023.《苗瑶语语音实证研究的问题》，《贵州民族大学学报》第 4 期.
- 梁 敏、张均如. 1996.《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辅世、毛宗武. 1995.《苗瑶语古音构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敬骝、陈相木. 2009.《傣语声调考》，载《东方语言学》编委会、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编《东方语言学》第 2 辑第 23-66 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 均等. 1984.《壮侗语族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韦茂繁、韦树关. 2011.《五色话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韦名应. 2011. 《桂东（林岩）壮语方言岛语音研究：范式综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吴安其. 2002. 《汉藏语同源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谢志礼、苏连科. 1990. 《藏缅语清化鼻音、边音的来源》，《民族语文》第4期。
- 张均如、梁 敏、欧阳觉亚等. 1999. 《壮语方言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张声震主编. 1997. 《壮族通史》，北京：民族出版社。
-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 1985. 《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周德才. 2005. 《他留话先喉塞鼻边音声母探究》，《民族语文》第2期。
- 朱晓农. 2007. 《说鼻音》，《语言研究》第3期。
- Chang, Kun. 1973.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Miao-Yao tone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44(4): 541-628.
- Li, Fangkuei.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Maddieson, Ian. 1984. The effect on F0 of a voicing distinction in sonora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a theory of tonogenesis. *Journal of Phonetics* 12:9-15.
- Ostapirat, Weera. 2000. Proto-Kra.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3(1): 1-251.
- Purnell, H. C. Jr. 1970.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Proto-Miao-Yao. Cornell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Voiceless Nasals and Voiceless Laterals of the Zhuang Language in Northern Guangxi

LI Jinfang and LU Fenzhang

[Abstract] A recent investigation on certain Zhuang dialects in northern Guangxi reveals a phonemic contrast between voiced nasals and laterals and their voiceless counterparts. This contrastive linguistic feature is unique within the Tai language family, to which Zhuang belongs. The voiceless nasals and laterals in Zhuang, initials retained from its ancestor language, typically appear in the odd-numbered tones and exhibit variations in terms of region, age, gender, and vocation. Currently, these sounds are gradually disappear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involves initially transforming into pre-glottal nasals and laterals, followed by a merging into the voiced nasal and laterals.

[Keywords] Zhuang language voiceless nasals voiceless laterals evolution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